高郵日報
2019年12月24日 星期二
己亥年十一月廿九
责任编辑:居永贵
版　　式:张　勇

文游台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刊头题字:殷旭明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黄皮匠

□ 张福勤

一大早,黄皮匠把皮匠摊子摆放在东大街上汪家棉花店的廊檐边上,系好黑色围裙,忙了起来。绱鞋子的锥子,切鞋底的刀,都得磨一磨。拿石蜡给绱鞋子的卡线上上蜡。把打鞋掌的铁拐立在地上。看看忙得差不多了,把手在围裙上擦擦,解下围裙,到隔壁赵厨房吃早茶。

赵厨房打烧饼的烧饼槌子在案板上的敲打声传得很远,站在店堂草炉面前的谈师傅不停地把烧着的草把子在炉膛里转来转去,店堂里到处都是草炉烧饼的香味。黄皮匠进了店堂,一直往里面走,进去吃包子。

吃过早茶的黄皮匠坐在皮匠摊子后边的马扎上,望着东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歇一会儿,系上围裙又忙了起来。

黄皮匠个子不高,长脸,光头。他做生活,时不时把磨得雪亮的绱鞋子的锥子、切鞋底的刀,在光光的头皮上擦一下。

黄皮匠绱鞋子,绱法有明绱、暗绱和翻绱。他用鞋钉把鞋帮固定在鞋底上,用锥子一挖,两根穿了绱鞋子卡线的针对面一穿,用力一收紧,就这样子周而复始,鞋帮和鞋底绱好了。用胡桃钳子把固定的鞋钉拔掉,鞋底放到铁拐上,用鸭嘴锤敲敲平。到皮匠摊子木头柜子一堆鞋楦子里头找出尺码差不多的鞋楦子(鞋楦子分鞋头和鞋跟),放进鞋子里,用鸭嘴锤把鞋楦子中间木楔敲紧。把鞋子放在腿上的木头砧板上,用刀把鞋底底边切整齐,再用刷子沾水把鞋帮刷潮,晾干了,把鞋楦子拆了,拿在手上看看,轻轻地放到摊子上。

除了绱鞋,黄皮匠还给旧鞋打鞋掌子,多数打的是后鞋掌。他用刀把旧的车大皮切一块,伏在鞋后跟上,拿好几颗鞋钉衔在嘴边,一手扶住套在铁拐上的鞋子,一手用鸭嘴锤把鞋钉一颗一颗地往鞋掌上钉好,再用刀把多余的车大皮切掉。鞋掌打好了,该吃晚茶了,黄皮匠起身到对过饺面店吃馄饨。

饺面店下饺面的吴家大妈妈站在大灶台面前忙碌着,下饺面的锅上飘满了放了作料的碗。作料里的虾籽要蒸一下,鲜味才能出来。黄皮匠吃了碗馄饨,又到烧饼店买了个插酥烧饼,坐在皮匠摊子后边马扎上,边吃边看着摊子。有来拿绱好鞋子的,有来补胶鞋的,有来打鞋掌的,还有送鞋子来绱的。

来绱鞋的回头客多,黄皮匠接过送来绱的鞋帮和鞋底,放在一起看一下,他就晓得,大小是不是正好,好不好绱。进了腊月门,有人一送就是大大小小好几双鞋,摊子上摆满了鞋子。黄皮匠每天忙得头都抬不起来,胶鞋不补了,旧鞋打掌子不收了。天天带晚,路灯亮了,看不见做了,才收皮匠摊子,顺便到旁边的熏烧摊上切点牛肉,回家喝酒。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百货店里有各种布鞋卖了。人们买了穿,觉得舒服,款式又好。黄皮匠生意不如从前了,早上出摊迟了。出摊后不忙别的,坐在皮匠摊子后边的马扎上,弓着腰,吃着赵厨房的草炉烧饼,守着摊子望着东大街发呆。下午天还没黑,又忙着收皮匠摊子回家了。

渐渐地,黄皮匠岁数大了,皮匠摊子不摆了,在家休息了。

冬的回望

□ 汪泰

冬,来了。我第二故乡的庄子上,本来就单调的杂树,更凋零了,光秃秃的苦楝枝头,吊着丛丛楝果。难得生产队会计家一株高高的柿树,寂寞地长在屋前菜田一角。黄叶落尽后,挂在树上的柿子,犹如一盏盏通红似火的小灯笼。

场头上的几个草堆已竖起,队里的几条耕牛,有了过冬的食粮和温暖的避风港。多余的场,被耕了,人们趁着乍到的北风,栽上油菜秧,浇了一遍保暖的透水。偌大的一片场,成了一片油菜田。不要看这些刚栽下的菜秧,在北风的肆虐下低眉耷眼的,不要几天,它们会昂起头来,抖擞着精神,让你感受到生命的不屈不挠。来春,这里会是一片黄灿灿的花海。

冬,来了。那凌晨来傍晚走的西北风,把大地吹得一派萧瑟,光了树,净了田,可人们的心却不安分起来。这严冬,正是与地斗的好时光。

开河挖渠,兴修水利,冬闲不闲。生产队里的一批青壮男劳力,以营(大队)、团(公社)为建制,去参加县里的大型水利建设了。剩下的男劳力和妇女,参加公社为主的中小型水利建设。说是水利建设,就是新开一些比较大的河渠,引水,运输。那时的田块方整如棋盘,河渠笔管条直,形成网络。这样的水利建设,靠的是手挖肩挑。我曾和队里的乡亲们,挑过东平河,挑过前进河。妇女们,头上扎着大红大绿的三角巾,男人们用围巾把头连耳朵竖着裹起来,为的是抵御那刀子似的西北风。最难的,是挑着百十斤的泥担子,一脚一脚从底面爬上河的护坡。工地上旗如画,人如海,歌如潮,北风已不算什么,热气早已战胜寒冷。十天半月过去,河床成型,每个单位的工地上,光溜溜的,只剩下一个个直径半尺的瘦高高的土墩儿竖着,土墩儿顶端是原来的地面,上面插着彩旗。远望,一溜的彩旗迎风猎猎作响。土墩儿脚下是挖出来的河床底,这土墩是留下来测算土方用的。河或渠就算建成了。水,为流域两岸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人们看着流水,不知是感叹人的伟大还是渺小。

冬天,最苦的活儿,就是罱泥,我们那里是扒泥。天寒地冻,人们把沉在河底的一层淤泥取出水,做冬小麦的追肥。女人撑船,男人扒泥,北风凛冽,寒水刺骨,滴水成冻。人们一下下重复着费气力的劳作,企望着这河泥在几个月后会变成金黄的麦子。可是这河泥有多大的肥力呢,这河泥发出的腥臭味是那么地微弱。河底淤泥有限,人们索取无穷。天寒日短,人们早起,撑船去向远方,为的是完成一天数舱的扒泥任务。一段时间,我们几个知青做了戽泥工,把农民由船舱戽在泥兜里的河泥戽进麦田边的泥塘。我们8点钟到田里,农民已完成了一船任务。这该多早就得出工了啊。做了几年农民,方知农民之苦累,而报酬之菲薄。

冬天,若是一场大雪落下,盖实了大地,农民会发出来自心底的高兴,有瑞雪,必有丰年。老人和孩子,掰着指头期盼着:要过年了。男人和女人,定下心来忙过年。三垛街上是要去一趟的,打年货,扯布料。做新衣,打扫除,蒸糕馒。小鸽子老婆兆英子的哥哥老潘,每到腊月二十左右,总要来到这里,不是做客,是当义工,为他的妹妹兆英子家和她家的亲戚朋友四邻做糕点蒸馒头包包子。我在兆英子家见过老潘,他是县扬剧团总务,做面点是拿手好戏。他胖胖的身材,坐在案板前,揉面团,包包子,红红的脸上沁着微汗,忙得不亦乐乎。旁边围满了学手艺看热闹的农民。兆英子夫妇人缘好,不停招呼着来往的人们,得意之情溢于面庞。忙年的人们充满了欢乐,过年以外的事情,一概不想。

我们刚下乡的那年大年初一,说是要响应公社提出的“开门红”,队长吹着哨子,喊着:给大家拜年啦!请大家带把锹,到麦田铲墒。半天,队长又吹哨子:下田绕下子,做个样子,满工。于是有人扛着彩旗拖着锹,把彩旗插在田头,老大不情愿地在田里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工分再高,也难以减弱人们过节的热情。公社有点不合情理,他们过年不?以后的年,再也没见过“开门红”。过了年,忙种田。正月半后,人们少了赖在家里的理由,田边彩旗飘飘,喇叭歌声阵阵,真正“开门红”了。男女老少齐上阵,干什么?挑河泥!

麦田边泥塘里的河泥,过了一个小冬,外表都干了。人们把它们挑到麦田,给返青的麦苗追肥。劳动强度不大,姑娘们还拽着年尾巴,身上的新衣还不舍得换去,她们总喜欢伙在一起来去。男人女人换着挑与挖,孩子们用小锹把倒在麦田的团团河泥匀开,分到麦苗的四面。这返青的麦苗,经过人们有意的践踏,将会更加有力地茁壮生长。

电杆上,喇叭里的歌声很及时,唱的是江南民歌《挑河泥》:

社员挑河泥,
心里真欢喜。
一担又一担,
脚步一斩齐。
今朝挑来千担泥,
来日丰收在眼前。
人民公社康壮道,
我伲越走越欢喜……

玉带河上的冬天

□ 朱桂明

幼时,冬天比现在冷。才立冬,玉带河两岸,草枯树秃。过不多久,水面开始结冰。到了三九四九,零下八九度很平常。气温这么低,我们却还嫌低得不够,就盼来一场大寒潮。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享受冰上走的快乐。

终于盼来了!一天夜里,西北风刮得“呜呜”的,门窗响得“咯咯”的。一股寒气扑面而来,赶紧把头缩进被子里。

早晨上学,走到玉带河边。乖乖,好冷!风扎在脸上,像针刺,疼!浑身打颤,胸口好像被块石头压着,气急。刚想加快步伐,一抬头,一阵轻松窜遍全身。不打颤了,也不气急了。一夜过来,玉带河被冰封得严严实实。看样子,我们的愿望可以实现啦!

此时,秦志彬已经从东面走来,“小滑子”宋增旬也已在对岸等着。我们三人是同班同学,每天早晨上学都这样,约好一起走。三人的目光,都盯着玉带河。“小滑子”胆大,首先走上对岸的码头,一只脚用力在冰上蹬了蹬,纹丝不动。两只脚都站在冰上,蹬了蹬,还是纹丝不动。向前走了几步,走到河中央,蹬了蹬,仍然纹丝不动。他朝我们望了望,把手一挥。好家伙,我们像接到战斗命令,都下去了。一开始还有点怕,越走越胆大。“小滑子”疾跑几步一滑,滑好远。我们也跟着他学,疾跑几步一滑,滑好远。不一会儿,滑到小桥码头。很想再往回滑,却不敢,怕迟到,急忙上岸。

中午放学,我们又在玉带河上滑了一阵子。三人商量好,下午放学,带上“大滑子”李文台一起滑。

下午,不到四点就放学,天太冷了。正中下怀,我们暗自高兴。一行四人,来到小桥码头。“大滑子”胆小,不敢下去。“小滑子”不由分说,一把就将他拉下来。我们从小桥,向东滑到察院桥。途中,秦林冠也参加进来,他比我们大两岁。我们又从察院桥滑到小桥,在此闹了起来。

有两个人闹的:“小滑子”突然起步,快速滑向“大滑子”。“大滑子”没注意,一撞就摔倒了。“小滑子”大笑,“大滑子”也大笑。有三个人闹的:秦志彬趁我不防,猛地冲向我,双手将我一推,我一滑,撞在秦林冠的身上。秦林冠身高力大,一个踉跄,没摔倒;我向后一仰,跌了下来。秦志彬大笑,秦林冠也大笑,我亦大笑。有五个人一起闹的:五个人一起闹,最好玩。秦林冠把“小滑子”推向我,我接过来推向秦志彬,秦志彬接过来推向“大滑子”,“大滑子”接过来推向秦林冠……“小滑子”就像个球,被我们传来传去。“小滑子”也非常乐意充当这个“球”,这是他的荣耀。除了他,谁也没有这等能耐,在冰上滑来滑去,却滑不倒。我们推一次就大笑一次,“小滑子”就得意一次。快活的空气,在玉带河上弥漫开。

闹,有点危险。不是怕摔,厚厚的棉衣,摔不伤的。此时码头下,已经被凿开一个大窟窿,人们要上码头用水。怕就怕滑进大窟窿,那可不得了。“林冠啊,你大点,管住他们,不要让他们靠近!”上码头的大妈奶奶都认识我们。秦林冠爽快地答应了,很得意。怎能不得意,大人已经认定他是这里的“孩儿头”。他还就当真管起了我们,谁要是靠近码头,一个巴掌打下去,不算太重,也不算太轻。若在平时,我们早就回手。现在,他有“圣旨”,是大人关照的。再说,掉入大窟窿,受罪的是自己。打就打吧,以后再算账。不知怎的,我一不小心,偏偏滑向码头。秦林冠一个箭步冲上来,单手一击,我倒在冰上,他自己也差点落到大窟窿里。那一击,很疼,至今还记得……

父亲的哲言

□ 杜瑞文

16岁那年,我揣着高中录取通知书,骑着一辆借来的破旧自行车,一路高歌向学校疾速驶去。

赶到高中校园时,报名处早已人头攒动,挤满了来自各个乡镇的新生。“怎么只有500块钱?”一声刺耳的声音,陡然在人群中炸响。在众人的注视下,我涨红着脸,紧张地说:“学费不就是500块钱吗?”

收费员撇了撇嘴,不耐烦地说:“你没看到门口的通知吗?要加收100块钱的基建费!”

什么,加收100块钱?我的脑袋顿时一阵嗡响,就这500元的学费,已是家里的全部家当,哪里还能再找出100块钱来?我窘迫而又期待地问:“可不可以先报名,等把钱凑齐了再交过来?”

“你开玩笑呢?”收费员的脸顿时拉得老长,瞪着我说,“没钱就把位置让开,别的同学还要报名呢。真是的,你以为学校是你家开的,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伴随着一阵哄笑声,我强忍蓄满眼眶的泪水,像掉入陷阱的猎物般,惊慌失措地从人群中逃了出来。

来的时候,充满希望,一路歌声;回家的时候,却充满了绝望,一路哭泣。一股浓郁的怨气从胸中迸发,我暗暗发誓:不让我报名,大不了我就不上学了,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院子里,父亲和母亲正忙着垒鸡窝。见我低着头走进来,母亲连忙问:“儿子,报过名了?”我胸中的怒气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宣泄口,哭喊着说:“我再也不读书了。”

了解情况后,母亲的眼圈顿时红了,父亲则默默地站起身,走出了院门。晚饭过后,父亲才一脸疲惫地回来,从怀里掏出一叠5元、10元的钞票,静静地放在我的面前,淡淡地说:“钱就在这里,读不读书你自己拿主意。但是,要拿自己的前途跟别人赌气的话,你就是个夯货!”

父亲的话音刚落,我的眼泪再次流了下来。我知道,父亲轻易不会向别人弯腰,但这100块钱,他却不知弯了多少次腰。透过朦胧的泪眼,我看到父亲疲惫的眼神里,分明充满了期待。

我狠狠地擦了把眼泪,将钱抓起来,紧紧地攥在手中,仿佛一下抓住了自己的未来。

多年以后,无论是参军、上大学,还是参加工作,不管遭受多大的委屈,我都会想起父亲的话语,及时调整心态,沿着既定的目标奋力前行。

二妈

□ 张爱芳

二妈(准确说是老公的二妈)很瘦小,1米5的个头,只有60多斤重。她的生活极简朴,穿着非常朴素,吃食上从来不浪费。

二妈跟二爷年轻时因为生计艰难逃荒去常州,并在那定居下来,生了1儿3女。那个年代,二妈家这么多孩子,生计的艰难可想而知,可二妈还将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和她老公的弟弟(即我的公公)带在身边,并且供他们上学。我公公上到初中时适逢“上山下乡”运动,实在不忍哥哥嫂嫂太辛苦,成绩优秀的他在学校偷偷报了名,回到了老家周巷。我公公回乡后二爷二妈的生活压力有没有减轻不得而知,但以后二妈每每谈起此事都有懊悔愧疚之意,总怪我公公太自作主张。“熬一熬不就好了嘛,小舅舅不是留下来了吗,现在在这里成家立业了。不过,不回去就没有你们了。”看到我和老公时,二妈又很释然地转过话锋说。

对老家的人,二妈有求必应。老家的后辈子女,但凡去常州找工作,二妈都敞开门热情接待,吃住都在她家,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年两年甚或三年。我老公就曾在那工作3年,那时候二妈家仍然不宽裕,一家5口住在50几平的房子里,老公去了后就在二妈房间里打地铺,晚上铺开,早上收起,都是二妈亲自动手。每天早上还要将他和大堂姐的饭菜烧好放进饭盒里,因为那时候单位没有食堂,而他们上班是不回家吃饭的。“3年!二妈嫌烦吗?有没有摆过脸色?”我曾问过老公。“没有!像自己孩子一样,哥哥嫂子姐姐们待我也好。”老公总是这样说。此后,老公堂姐的女儿也去过3年,老公的表姐也去过1年。有一年,二爷的三弟病重时曾写信跟二妈求援,“我们那时条件也不好,收到来信兄妹4个加上爸爸妈妈凑的钱寄回去的。”二妈的儿子代民哥告诉我们。

二妈79岁时不幸罹患肺癌。孝顺的子女经多方请教医生,多次斟酌方案,最后考虑二妈年岁已大,决定保守治疗,吃一种肺癌靶向药“易瑞沙”。“易瑞沙”500块钱1颗,每天要吃1颗。二妈一边心疼子女,一边保持乐观心态努力与病魔抗争着。

2017年夏天,88岁的二妈因为肺功能衰竭住进医院,43天后不幸离世。临终之前,二妈将自己的墓地选好,将自己与二爷一生的积蓄分成3份,分别给老家的妹妹、弟弟和自己的子女们。至于二爷的退休金,“以后他跟谁过,退休金就带到谁家。”二妈说。

二妈丧事完毕,我们回程的路上,老公有些感伤:“二妈不在,我们少了一条走动的路了。”的确,以前我们去常州,第一站总是先到二妈家,她也总会买些常州麻糕给我们带回。

当铺古井

□ 张学杰

老去了多少寒碜岁月
井沿磨深的疤痕,清晰地
映照当年的典当人
更迭的日月逐渐肆意

一串串哑语古钱,一组组灰色记忆
归与未归都在恍惚间

寒气正近
而古井目光碧绿
从晨曦到暮色
泉水还是当初模样
喉咙里已不再叹息穷贫